



北大讲座

《北大讲座》编委会

第九辑

Lectures at Peking Universit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素质教育项目

北大讲座

Lectures at Peking University

第九辑

《北大讲座》编委会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讲座. 第9辑/《北大讲座》编委会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9

ISBN 7-301-09538-4

I. 北… II. 北… III. ①社会科学-中国-文集②自然科学-中国-文集 IV. Z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5855 号

书 名: 北大讲座(第九辑)

著作责任者: 《北大讲座》编委会

责任编辑: 胡利国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538-4/C·036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mm×1240mm A5 10.75 印张 257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盗版举报电话: (010)62752017 62752033

北大讲座

季羨林

《北大讲座》编委会

主 任：许智宏

副 主 任：张 彦

成员单位：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
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
北京大学教务部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北京大学科学研究部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
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
北京大学艺术学系
北京大学出版社

编 委：沈千帆 王 干 于良佐 吕晨飞
郑清文 路 鹏 孙 明 王秋实
蔡洪玮 刘 溪 赵 翔

《北大讲座》(第九辑)编委会

主 编：沈千帆

副 主 编：于良佐 吕晨飞 宋 震

执 行 主 编：路 鹏 孙 明

执行副主编：蔡洪玮 刘 溪 赵 翔

编辑委员会：李 杰 秦春华 杨晓华 王欣涛 李 萌

毕成功 李瀚瀛 曹宇钦 杨岳桥 殷明慧

王一涵 宋 杨 何 林



目 录

关注世界 关怀中国/周树春/1

写文章的辩证法/马 铤/17

漫谈今日中国之媒体/陈小川/24

97 前后的香港报业/阮纪宏/53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障碍及对策/王庚年/75

周刊大战

——传媒竞争中的制胜法则兼谈国内纸质媒体经营
状况/朱 伟/96

媒体与中国体育改革/毕熙东/116

音乐广播的发展趋势/刘晓龙/140

以冷峻笔法书写社会正义/张本才/158

体育媒体的平民化与娱乐化/王奇、李承鹏/183

媒体与中国足球/董 路/208

新闻背后的故事/马晓霖/239

视觉传播 精彩无限

——当代新闻摄影的主要特点/张瑞琪/287

闯荡非洲/温 宪/303

中国广播电视行业现状及用人需求/苟 鹏/326



关注世界 关怀中国

■周树春

关注世界
关怀中国

周树春,高级记者,新华社副总编辑兼《参考消息》报总编辑,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中直青联副主席、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曾任新华社伦敦分社社长,1994年被评为新华社首届“十佳记者”。出版译著多部,参与美国总统、俄罗斯总统、英国首相、联合国秘书长访华以及我国领导人出访等重大新闻报道,独家采访了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以色列总理拉宾等数十位世界政要和知名人士。

首先感谢北大特别是北大宣传部为我们安排了这次《参考消息》同北大师生的真情互动活动,也非常感谢各位同学和老师特别是同学们今天晚上来参加这个活动。我们听说,最近是大家的期中考试时间,我想时间很宝贵,大家对《参考消息》给予这样的关注,我们非常感动。我想这不是一个演讲,我的理解是做一次交流,开始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参考消息》的基本情况,然后留更多的时间,看各位同学有什么关心和关注的问题,我们愿意和大家一起探讨。

首先想说的一点是,来到北大校园,心情很不一般。大家平常在校园里,即使是比较新近入学的同学,可能也会以一种很平常的心看北大校园和周围的环境。我们就不同了。比如说我,我对北大一直是很向往的,很遗憾当时没能在北大上学。所以,对你们非常羡慕。今天能和



北大同学在这里交流,也有一种不一般的心情。可以说,非常高兴。

大家对《参考消息》可能都比较熟悉。应该说,在中国,有一定文化的人,我想或多或少都会看过这份报纸。我接触到的一些朋友,当听说我是《参考消息》总编辑的时候,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话,就是:“我是看着《参考消息》长大的”。这句话用英语说,是一个 PUN,就是双关语。当然,他们讲的时候,意思不是双关语。意思大家会理解,就是他从小就看《参考消息》,是读着《参考消息》长大的。不是平常讲的,是看着邻居家的孩子从小长到大。确实如此。很多这样的朋友,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段——当然特别年长的除外,都至少是从当学生开始一直看到现在。可以说,《参考消息》是这样一份报纸,一般来说,它能比较早地进入社会各个阶层读者的阅读视野。

话说天下大势,先从开天辟地讲起。所以,先简单讲一下《参考消息》的历史。上个周末,也就是 11 月 7 日,是《参考消息》的生日。《参考消息》是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新闻机构一起诞生的,那是 1931 年 11 月 7 日——这是十月革命纪念日。在以后的岁月当中,它一直作为中国共产党机关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刊物存在。开始有些不同的名字,比如叫“无线电材料”或“每日电讯”。在最开始的时候,主要内容是国民党中央社的一些电讯,作为内部信息供党的领导参阅。以后改称《参考消息》,但发行的范围和现在不大相同。今天的这份报纸,是“改报”成为真正报纸形态的报纸。那是 1957 年 3 月 1 日,当时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出,要把《参考消息》办成一份报纸,给一定范围的读者看。毛主席说这叫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份报纸。我理解,毛主席提出的《参考消息》办报方针是六个字,叫做“见世面”、“种牛痘”。所谓“见世面”,很容易明白。在改革开放以前很长的岁月(包括改革开放开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参考消息》实际上是我们中国人了解外界,如果不是说惟一的,差不多也是最重要的窗口。在座的一些同学年龄可能比较小,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当时能看的报刊就是“两报一刊”。《人民日报》本身报道的国际新闻很少。实际上一直到今天,《参考消息》仍然是



惟一专门刊登外电外报信息的报纸，仍然是了解外界的一个主要渠道。关于“种牛痘”，毛主席讲我们是“为帝国主义办报”。在当时的情况下，都刊登了不少反面的内容，包括反对中国、反对共产党甚至是诋毁我们的言论。现在大家应该很容易理解毛主席“种牛痘”的办报理念和用意。毛主席当时在几次重要会议上，都谈到办《参考消息》这样一份报纸对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意义。

回到改报的问题上。“改报”，主要是改变报纸的阅读范围。1957年以前，《参考消息》差不多只有两千份，供党内相当级别的干部看。1957年3月后，逐渐扩大到40万份，范围大大地扩大了。这样一份“为帝国主义办的报纸”，面对这么大范围的干部、群众、教师、学生，当时在党内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很多人担心《参考消息》这样发行，会真成了为帝国主义办报，就是说会影响大家的思想，会搞乱思想。毛主席几次在会上做工作，大概意思是说：温室里的花没有生命力，要增强我们干部、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免疫力，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外界是什么样的，外界是怎么讲的，是怎么讲我们中国的情况的。过了这么多年了，作为《参考消息》目前的编辑人员，回想起毛主席在上个世纪50年代那样的情况下，能做出这样一个决策，在中国办这样一份世界“独一无二”的报纸，我们由衷地敬佩毛主席的魄力、勇气和远见。有人说，中国的改革进程特别是开放进程，同《参考消息》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我觉得这个话不为过，确实是这样。《参考消息》影响了几代人的眼光和视野，甚至是世界观和价值观。以我为例，上大学的时候，在校园报栏中每天必须看的一份报纸就是《参考消息》。别的报纸不一定都看，《参考消息》一定要看。现在可能情况不一样了，你们在宿舍里就可以上网。很多消息可能比我们的消息更“参考”。历史条件不太一样，但是，对整个社会来讲，确实如此。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是《参考消息》的总编辑，如果我不是《参考消息》总编辑，这方面的评价会更高一些。考虑到我的特定角色，讲话是留有余地的。我相信，《参考消息》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对中国国民素质的提高，可能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群体的观



念,是产生了长期、深远的影响的。尽管这样一个影响,从回推的角度看,可能在不同的年代不完全一样。《参考消息》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全世界你找不到第二份这样的报纸。调查显示,到目前为止,虽然出现了很多替代性媒体,存在不少同质化竞争,但是《参考消息》的特殊地位依然没有任何其他媒体可以取代。

我个人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参考消息》作为一张报纸是冷战时代的某种产物,也是封闭时代的产物。冷战早已结束了,我们已置身于“后冷战”时代,甚至是“后后冷战”时代,是“9·11”后时代,同时也是信息时代、信息爆炸时代、全球化时代、网络时代。尽管如此,从目前情况看,《参考消息》的影响力、吸引力没有由于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太大的变化。举个例子,上个月《参考消息》的日均发行量是 305 万。这是什么概念?第一,它是全中国最大的日报,排在第二位的报纸跟它之间的差距是 100 多万。第二,《参考消息》在全世界的排名,根据世界报业协会的统计,是全世界第 9 位。除了《参考消息》,中国没有进入世界前十的报纸。进入前 20 强的,排位比较靠后。大家可能知道,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一些报纸是在日本。日本是个特殊现象,读报率特别高。日本人口只有我们的十分之一,但最大的日报《读卖新闻》发行量是 1400 万,第二大报《朝日新闻》也有 1000 万以上。排在前十位的其他几家报纸分别还有德国的《图片报》、英国的《太阳报》、美国的《今日美国报》。当时我们的统计数字——就是排在第 9 位的统计数字,是 270 万。今年《参考消息》的平均每期发行应该在 280 万以上。我们超过《今日美国报》进入第 8 位,甚至是第 7 位,这样的趋势和可能是存在的。

目前我想到的情况就是这么多。我的很多同事在这里,他们可以补充。同时,我可以在提问的时候回答大家的问题。谢谢大家!

问:《参考消息》上有些言论是不会采用的,外电的过激言论要经过过滤,请问《参考消息》是不是存在这些问题?

答:实际上这是在问《参考消息》的政治倾向问题。我想学传播学的同学都知道,新闻是个什么概念,新闻报道是个什么概念。新闻、新



闻学、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概念是“选择”。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世界上的人们讲的话也太多了，报纸总是要对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情和言论做出选择，通过我们最终编辑出版的报纸让读者去了解。世界上无论哪里的报纸，它首先要做的一件核心的工作就是选择。当然，我相信每个报纸都有它的 editorial policy，就是编辑方针。《纽约时报》说 all that fits to print——，就是“一切适宜报道的”，这就是它的编辑方针。但是怎么理解这个“适宜”的意思？我想，这就是选择。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也说明了我的观点。选择性或适宜性，是一种主观判断。每个报纸都要根据它自己的编辑方针来进行选择。我想，这位同学（或者老师）提出的问题，核心意思实际是问我们是不是有政治选择。毫无疑问，任何一个报纸都有自己的政治选择。我想指出的一点是，所谓政治选择，首先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选择，不是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甚至也不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更多的是关于国家利益的选择。这是一个普遍规律。现在好像还没有出现真正的“超国家媒体”，虽然有国际组织，也有非政府组织，NGO 的确是超国家的，但是民族国家还是国际政治的基本主体。所以，任何一个国家的媒体，如果“政治正确”是第一标准的话，那就是国家利益。有这么一句话，叫“参考参考，错了拉倒”，但我们不会认为可以错了拉倒，不能犯原则上的错误。比如，作为《参考消息》总编辑，我就需要以这张报纸在我们国家的新闻传播、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应该发挥的作用来确定我的价值标准。选择就是价值观，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体现你的价值观。像萨特讲的，“不选择就是选择不选择的选择”。我也一样，这个消息、这种言论我不选择，那就是我选择不选择的选择。不过，“过激的言论”、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不是没有，现在还是有呀。你要仔细看我们《参考消息》，会发现的确是带一些“毒”的。《参考消息》恐怕不可避免是要带“毒”的，不带“毒”，就没有毛主席讲的“种牛痘”。牛痘本身就是有毒的，疫苗就是有毒的，所以才能产生免疫。你要去看，很多内容甚至在赞扬我们的话中也是带“毒”的。比如，说中国现在怎么怎



么好,都“搞资本主义”了,你说这是不是错误的?政治上被我们不选择的東西,首先是那种不客观的,不符合中国目前基本情况的,这些东西首先不是它对不对我们口味的问题,首先是因为这些是些无聊的假新闻、“非新闻”,从新闻价值判断来说是没有价值的,从社会价值上判断,对我们的社会是有害无益的。办报纸的一条原则是社会责任,《参考消息》的报道必须有益于社会进步发展,有益于改革开放大局。从这样一个意义上讲,《参考消息》的确有它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尽管它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报纸,尽管它是一个如果你要细看的话每天都刊登了一些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言论和内容的报纸——一些在我们自己的报道中不会这样写的内容。尽管如此,我们的确可以毫无隐讳地告诉大家,我们是有选择的,是有政治判断的。

问:过去《参考消息》之所以成功,有赖于国内在过去一个时间段里没有有一个畅通的新闻渠道,可选择的渠道非常少,所以才造成了《参考消息》的成功。在现在这个时代,报业竞争已经开展,人们可以接收的外界讯息已越来越多,那么现在《参考消息》的内部人员有没有感到这种报业竞争的压力?您对《参考消息》的办报理念和办报定位有没有什么变化?

答:看得出你对《参考消息》很了解,提的问题很专业。第一个问题,关于有没有压力。确实有压力。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刚才很自豪地讲《参考消息》发行 300 多万,但是看一下它的历史,我就不能为此而感到特别自豪了。《参考消息》最高的发行量,它的历史辉煌,曾经达到过 900 多万份。对这个数字,我们自己内部还没有完全搞确切,有的说是 906 万份,有的说是 940 多万份。那么,就是说这是将近 1000 万份的概念。所以你说得非常对,由于改革开放,出现了信息的多元化,首先是信息渠道的多样化,所以确实有这样的竞争。你可以上网,还有很多替代性的国际新闻媒体,《参考消息》不是惟一的窗口,惟一的渠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感觉到是有这样的竞争、这样的压力。第二个问题,好像是说办报模式。这方面,仍然是独一无二,没什么大的变化。这是个



理念问题。从理论上讲,《参考消息》肯定也需要与时俱进。毛主席给我们留下的“六个字”遗训,就是“见世面,种牛痘”,基本精神不需要变化,不需要把《参考消息》变成不是“参考消息”的消息,不需要把《参考消息》变成别的报纸。据我们的调查结果,读者看《参考消息》还是看它的参考性。比如最近关于阿拉法特的报道,当然这不是一个典型的题目,还有美国大选,更典型的可能是稍微敏感的一些题目。《参考消息》上的很多内容是有“参考性”的,但是会通过版面语言体现我们的政治立场。这样的做法不需要变。在版式和结构方面,最近几年《参考消息》有比较大的变化。过去《参考消息》版面很少,差不多10年前扩成8个版,现在周二、三、四这三天是16版。其中包括很多以前没有的内容,比如我们自己记者采写的一些稿件,也包括我们自己对国际问题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甚至是中国问题的一些看法,这样的内容都是以前没有过的。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调整,是基于我们对读者需求的一种判断和了解。我觉得,这样做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满足读者由于时代变化和获取信息方式的变化而产生的新的信息需求。

再补充一点,回到你前面的问题。我想,你的潜台词是,《参考消息》这样一张报纸是不是能够长期生存,或者是不是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看到两个方面,一方面的确是出现了替代媒体,针对平面媒体出现了广播电视和网络,也出现了同样是平面媒体的替代媒体。但是总体来讲,这里还涉及一个大的背景,那就是中国的民族心理特征。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得特别清楚,我曾经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别的国家没有《参考消息》。你可以想一下,在别的国家,不管它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把所有外国的通讯社、报纸、杂志、网站甚至是一些学术刊物的文章集纳起来,将其精粹放在一张报纸上,这样的报纸没有第二家。甚至别的国家也没有这样的媒体、这样的报纸,就是上面没有别的东西,都是国际新闻。你去看看,没有。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在思考,还没有得出一个很准确的令自己非常满意的答案。但我觉得,这和我们中国人的民族心理有关系,特别是跟我们近一百多年形成



的特有的民族心理有关系。从1840年前后开始,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件,包括我们北大的校训所体现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都是一种对现代化世界的向往和追求。在《参考消息》诞生的时候,在那样的国际环境下,我们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民族心理去看待外界呢?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民族心理。我们有一种复杂而特殊的情结,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生特别大或者说根本性的变化。毛主席说的“六个字”,我划分一下。什么叫做“见世面”,我把它归纳为“中外文明”。这里说的“世面”是什么,见什么世面,我想,可能主要不是比我们更不发达的不发达或欠发达世界。从总体上说,我们仍然在逐渐融入人类文明的主流。在前一百多年,我们实际上是游离于世界之外的。是邓小平打开大门,才真正让中国走进了世界。窗外的世界是外界,对封闭的环境就是一种“世面”。什么叫“种牛痘”?说的是“敌我分明”。外面的东西有毒。我认为直到现在这样一个民族心理还是基本上存在的,尽管它的存在的确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我们有一段特殊的历史,主要是近代史。从1840年到1949年,这样整整一个世纪的屈辱史。这就形成两个层次的强烈反差,一个是在辉煌的历史记忆上的屈辱,一个是大踏步迈向世界、迈向民族辉煌过程中对屈辱历史的深刻记忆。这两个背景的交错,就形成了中国人一种特殊的世界观和民族心理特征。这样的心理特征,就产生了对外界的一种十分特殊的认知心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其他国家,没有《参考消息》,也没有以国际新闻为主要内容或者惟一内容这样媒体的存在。正因为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全过程中,我们可能还会继续以一种很特殊的眼光去关注世界,同时也十分关注世界是怎么关注我们的,所以,我相信《参考消息》在未来——可能是相当长的时间,它的特殊作用还是会为我们社会所需要。

问:在当今这个时代,媒体普遍追求爆炸性新闻,追求报道的独家,而《参考消息》以报外电为主,《参考消息》人会不会觉得寂寞?

答:说实话,我同很多同事交流的时候,他们确有这样一种不满足感。同其他的媒体相比,我们的报道是比较“被动”。所以,毫无疑



问,提问本身是成立的。假设发生了一件事;例如,今天上午 10:20(北京时间),阿拉法特在巴黎病逝。其他媒体到现场去采写,如果不到现场的话,他们也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报道阿拉法特这样一个传奇人物。传统上,我们在这样的问题的报道上是完全“被动”的,就是编辑外电外报。但是我们会最大限度地减少和弥补这样一个被动性,增强主动性。一个是以编代写,很多东西通过编来写。另外一点是,我们现在有自己的记者,特别是有一个“特刊”,我们在座的陶德言副总编辑就是专门负责我们的三个“增刊”。同以前不同,我们现在可以指挥前方记者报道。

陶:《参考消息》通过七十多年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的发展,已经有一些新的东西,特别是从 2001 年开始,我们创办了一个周四特刊,在今天的《参考消息》上你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周四特刊,主要是利用我们新华社驻外 105 个分社的记者给我们这样一份报纸写稿,今天 9 版有关阿拉法特的报道就是我们的前方记者从拉姆安拉阿拉法特官邸现场写的稿子,再一个就是在巴黎贝尔西军医院现场写的稿子,虽然北京有的媒体说“有新闻的地方就有我们”,实际上我觉得真正有新闻的地方就有我们新华社,我们《参考消息》报社的记者都会在那儿。这就是和过去不同的地方,原来我们参考消息都是外电外报,现在我们有自己的一些改革。这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问:我想问一个有关《国际先驱导报》的问题,能不能分享一下它的办报经验,介绍它办刊前后的一些情况。另外,《导报》之于《参考消息》是不是相当于《京华时报》之于《人民日报》?

答:《国际先驱导报》是《参考消息》的一份子报,基本上是属于《京华时报》或《环球时报》之于《人民日报》的关系。至于我们为什么要办这样一份报纸,简单地讲,有这么几点,第一,相对于《参考消息》,《国际先驱导报》首先从内容上讲基本上都是本报报道,它的每篇文章基本都代表本报的立场及观点。我们认为,它是《参考消息》的一个有益的补充。另外,《国际先驱导报》是一个周报,在出版周期上也是对《参考消息》的一个有益补充。第二,它并不是一个大众报纸。《参考消息》是一



个大众报纸。这里讲的大众,并不是我们从政治含义讲的那个大众。这是一个广博的概念。从国家领导人,到北大教授,到一般老百姓,都可能是《参考消息》的读者。从年龄、阶层、收入、教育程度上也很多元。但是《国际先驱导报》,我们认为它基本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报纸。《参考消息》300万,但《国际先驱导报》不可能瞄准这样大的发行量。社会上一定层次、一定范围的读者,是《导报》的目标读者,从广告意义上讲是“目标消费群体”。第三,我们以怎样的时代精神和世界观或眼光去观察世界?由于历史的原因,也由于民族的历史心理积淀,我们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不是以完全符合时代精神的眼光去看待世界,所以我们希望也愿意做这样一种尝试,提供我们自己认为可能是有益的一种视角。

问:《参考消息》作为一份报纸对自己的广告商有没有什么选择?您作为新闻人在这么多年的新闻经历中给您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答:第一,广告,我们广告公司的总经理今天也来了。从他的角度看,一个选择的标准可能是谁出钱多就登谁的广告,这是经济效益上的选择,当然我也是开玩笑。他不会是谁给钱多就给谁登广告。我知道,你问的应该是内容上的选择。我们要保持一个大报的风范。这是一份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全中国人民都看的报纸。我们的广告也应该符合这样一张报纸的地位,符合我们读者的基本形象。回答你的问题,就是《参考消息》的广告是有选择的,第一政治上正确,第二格调上要正确。

第二,难忘的事情太多了。不过就今天来说,我想起曾经在钓鱼台国宾馆采访以色列当时的总理拉宾,那是独家专访。后来尤其是在他被刺杀之后,回想起来当时跟他交谈的情形,不说是如沐春风吧,的确能感觉他作为世界一流政治家的一种感人的力量。一位政治家为了和平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今天讲这个特别合适,因为,今天,既是他的对手也是他的同志——阿拉法特,曾经和他一起获得诺贝尔和